

“Murder on the Mekong”

期刊：The Atavist Magazine

作者：Jeff Howe

日期：07/07/2019

翻译：Chu Qian

“没人见过糯康，他四处漂泊。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人们会说，‘是糯康做的，是他的错。’”

1

在金三角地区，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不知道是上策，不小心知道了的话就只能参与，否则死路一条。因此当“泰国厨房”员工休息室床上的 Bon Tae 被一阵枪声惊醒后，他没轻举妄动。这间餐厅位于泰国北部清盛港的郊区。他数了数枪响：1-2-3-4。船上传来尖叫和马达声，接着是更多的射击——总共 8 声。然后是死寂。

“泰国厨房”的竹子和柚木做的露台俯瞰着湄公河西岸，浑浊的河水的另一边是老挝。缅甸——官方名称为缅甸联邦共和国——位于河流上游两英里处，那里洛克河从茂密的山地奔流而下汇入湄公。这三国两河交汇处是东南亚最与世隔绝的险恶地带——“金三角”。它因其复杂的地形和文化很好地扮演着世界黑市，在美国入侵阿富汗扰乱鸦片贸易的地理格局前，是世界上海洛因的主要来源，也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安非他明的重要源头。然而暴力在这里通常秘而不宣；现实中更多的是威胁论或谣言。因此听到真正的枪声非比寻常。

直到换班的时候，Bon Tae 才离开休息室。从餐馆的露台上，他可以看到两艘中国驳船在上游几百码处停靠。它们与在中泰航线上行驶的其他 200 吨载重的大型船只没有什么区别，除了这两个驳船被携带机关枪的制服人员包围。他们是精锐的泰国皇家军队缉毒行动组的成员；他们第一批到达现场，并已封锁了两艘船，甚至当地警察也不让靠近。驳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不清楚。餐馆的流言蜚语是，这些中国船员做了非法的事情被捕，并未指明罪行。不久餐馆的工作人员回去工作，食客也回去吃饭了。

第二天，2011 年 10 月 6 日上午 9 时 30 分，此军队行动组——Pha Muang(有译作：帕莽)，名称取自泰国勇猛的战王——的发言人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身穿黑色制服，头戴贝雷帽，在镜头前展示了近 100 万片名为“yaba”的私藏违禁毒品。“yaba”是一种冰毒和咖啡因的合成毒品，在亚洲很受欢迎。

发言人说在前一天的早上6点，Pha Muang 接到一个消息：一大批毒品将经过缅甸和泰国边境。于是他们开了两艘快艇在边境下游守株待兔。上午 11:30。特遣部队拦截了“华平”和“玉星 8”号两艘驳船。当 Pha Muang 靠近时，他们遭到猛烈的火力攻击，于是用强力武器还击。持枪歹徒弃船而逃，登上快艇，向上游逃窜——确切地说，除了其中一名持枪歹徒，其他人都逃了。当特遣部队登上华平号时，他们在驾驶室里发现了一具男子尸体。当天晚些时候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他头朝下栽倒在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上，身体下面一滩血。

金三角

Pha Muang 发言人说，搜查“玉星 8”时，突击队员发现了 40 万颗粉色药丸，包在棕色蜡纸里，紧紧地裹成 65 个砖块，装在一个纸箱里，露天放置在靠近其余货物的地方。药片上印着“WY”字样，是一个颇受欢迎的 yaba 的牌子。对华平号的检查也发现了 52 万颗类似的药丸。

Pha Muang 的一名官员后来告诉记者，他们认为这些毒品是由佤邦联合军向下游运送的。佤邦联合军是金三角地区众多组织之一，占据着准军事部队和贩毒集团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WY 印通常与佤邦军队联系在一起；该官员称，这些人是在将毒品运往河对岸的一家赌场。

行动组此次收缴毒品的价值约为 600 万美元，拍出的照片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泰国人每年拦截十几艘穿越边境运送毒品的船，除了大白天的枪声，两艘驳船上发生的冲突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直到大约第二天中午——10 月 7 日，也就是枪战发生后的第二天——一位船员在清盛码聚集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其他脏垃圾中间漂浮着一具尸体。那人穿着一件 T 恤和黑裤子——头少了一块。

2

三小时后另一具尸体被冲上岸，就在发现第一具尸体的上游。第二天早上，当 Bon Tae 返工“泰国厨房”时，发现同事们都挤在水边的芦苇边。他跳过河滩来到水边想看看他们究竟在看什么——那是第三具尸体，脸朝下躺在草堆里。当天，湄公河沿岸又发现了八具尸体。其中几具尸体从 Pha Muang 登船的地点漂流了几英里。另几具则在水手们常聚在一起抽烟打麻将的清盛港湾里上下浮动。

到周日上午，清盛码头已经排满了尸体。他们很快被确认为华平和玉星 8 船组的成员，都是中国公民。最大的 52 岁，最小的 18 岁，除两名妇女外都是男性。所有人都中了枪，但也有其他的伤痕。一位受害者身上有伤口，另一人手腕骨折；一名女子的颈部骨折——尸检报告称“能够三百六十度旋转”。一些受害者被从非常近的距离击中头部。其他人则被机枪扫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遭受了捆绑，并且嘴被堵上，眼睛被厚厚的胶带封住。他们看起来都不像是在交火中伤亡，而是被处决的。

惨案的消息迅速在湄公河有着紧密人脉网的中国船员中传播开来。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邓小平鼓励对外贸易以来，中国与下游邻国之间农业、生产用品贸易繁忙。如今每年大约有 40 万吨的合法商品顺流而下最远到清盛，几乎全部由云南省港口小镇关累出发的 116 艘驳船运送。湄公河有大约千名

水手来自中国西南部小山村，许多人的父辈也曾在湄公河上工作。水手的月收入大概 300 美元，约农村家庭平均收入的两倍。

上周末第一批照片在网上突破点击量：受害者四肢膨胀、脸朝下栽倒在泥泞的河水中。更糟糕的是尸检台上的照片，受害者衣服下可见伤痕累累。与外界看法相反，异见在中国很常见，至少在社交媒体——该渠道比任何民意调查更真实地反映民众情绪，政府官员也会密切关注。一位网友评论道：“真希望主席也能看到，希望天国能为人民伸张正义。”“他们死得太惨了，”另一个人写道。“当局何时为死去的同胞讨回公道？”

这是金三角地区一系列针对中国人袭击事件中最新的一个。当地人看到中国逐渐主导湄公河贸易，反华情绪不断升温。中国称此次惨案为“10/5”，是自二战以来中国境外发生的最大规模屠杀中国平民的事件之一，亟待应对，正如 9/11 一样，不需多做解释。北京下令驻泰国领事官员往清盛亲自监控局势。温家宝总理与泰国和缅甸总理进行了接触，敦促两国政府“全面合作”。中国最高警官、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率领的代表团前往曼谷，希望泰国警方能迅速采取行动。同时，外交部召见泰国驻北京代理大使敦促调查。“中国政府重视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生命和安全，”外交部副部长宋涛说，“并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将凶手绳之以法。”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他们不怕为此案大动干戈。

中国官方宣布暂停所有港口的交通进出，并派出一艘巡逻舰护送中国商船逆流而上。与此同时，在中国，惩罚罪犯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湄公河上残忍杀害中国船员的事件提醒我们，在这个毒品走私和跨境犯罪猖獗的地区加强安全措施的紧迫性。”

Pha Muang 对本事件的最初解释受到相当大的关注。是谁杀死了驳船上的船员？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眼睛蒙起来？是中国商船走私毒品，还是有人把毒品藏在苹果和大蒜中间？为什么走私者逃跑时落下了价值 600 万美元的毒品？

10 月 10 日，事件发生五天后，泰国人似乎有了新的答案。那天早上，清盛的军队官员、国家警察部队和当地警察向记者的讲述不谋而合。他们说当下首要嫌疑人是一个名叫糯康的臭名昭著的毒贩，湄公河的“淡水海盗”。“调查人员怀疑，”当地警察局长 Seramsak Seesan 告诉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掸邦毒梟糯康是这些杀戮的幕后黑手。”

3

尽管住在湄公河沿岸的人都很熟悉糯康的名字，但已知的他的照片只有两张。国际刑警组织多年来一直使用其中较清晰的一张——摄于 90 年代初的模糊快照。当时糯康已成为金三角地区最主要的毒贩之一。

糯康于 1969 年出生在缅甸掸邦的拉绍市，一个静谧的城市。这个邦以其占主要人数的族群命名，糯康就是掸族。普遍认为掸族是 10 世纪从中国云南地区迁出的，他们的后代在今天的印度、泰国、

老挝、中国西部和缅甸建立了管辖。“泰国”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泰”(Tai)，“掸”的另一个叫法。掸族语言至今仍可以在北至喜马拉雅山、南到越南的地区听到。掸邦人民想要独立的愿望很深——尤其在缅甸的掸邦长期以来享有实际自治，他们距离中国比仰光近。

糯康还是年轻人时，掸邦的近代史就已伤痕累累。1942年，日本士兵横扫湄公河流域，将盟军赶回印度。1944年，盟军在同一片领土将日军赶了出去。日本最终投降时，被杀害的成千上万的缅甸人其中很多是掸族。在战后短暂的辉煌中，民主秩序向刚刚独立的缅甸招手：1947年，由缅甸临时政府领袖、一位名叫昂山的理想主义革命者召集的缅甸主要民族团体代表投票决定成立统一的国家。但五个月后，昂山和他的六名内阁成员被暗杀，缅甸陷入内战，从1962年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

在军政府执政初期，掸邦基本不受新政权的控制。在这个蛮荒的西部，一群令人眼花缭乱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华人民族主义兵力在争夺权力，唯一的共同点是经济上对鸦片的依赖。鸦片是英国人在19世纪末首次大规模引进的一种作物。“要战斗，必须有军队，”一位缅甸内战老兵告诉我。“军队必须有枪，买枪必须有钱。这些山区中唯一的货币就是鸦片。”

鸦片先被提炼成吗啡和海洛因，后被卖给泰国和老挝的毒贩，这些毒贩又把这些毒品卖给曼谷和西贡的国际犯罪集团。鸦片使该地区的武装派别得以无限期地资助各种独立运动和地盘之争。令人绝望的是，它也模糊了政治斗争和毒品走私之间的界限，以至于每一个当地游击队首脑都成为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巴勃罗埃斯科巴(Pablo Escobar)的共同化身。

坤沙就是最佳代表，领导着许多掸族民兵组织，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争取从缅甸独立而战斗。35年过去了，自治的目标依然遥不可及，掸族人民大多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坤沙和他的民兵已建立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贩毒帝国。根据《东南亚海洛因政治》一书作者 Alfred W. McCoy 的说法，坤沙的组织在其权力鼎盛时期，对全世界一半的鸦片负责。“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毒枭，”麦考伊写道，“他的市场份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96年，坤沙终于与缅甸军政府达成协议，同意放下武器，换取特赦；他退休后住在仰光的一座豪宅里，直到2007年去世。他的军队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民兵组织——表面上都在为掸邦独立而战，实际上都在大力发展鸦片经济。其中一个由26岁的游击队员糯康领导。

4

糯康在从坤沙的年轻副官做到顶层上校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威望。坤沙退休后，糯康的创业头脑更凸显了：与坤沙一样，他和缅甸政府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成立了一支人民民兵部队，被委婉地称作“反叛势力”，同意不对抗军政府以换取自由偷渡鸦片。多年来，通过与尽可能多的派系达成这种交

换，军政府一直在掸邦维持一定程度的和平。众所周知，糯康曾公开表示从他的毒品收入中抽出 30% 给政府。

糯康的基地是泰国边境一个熙熙攘攘的小镇大其力(Tachilek)。坤沙很享受公众曝光，喜欢向国际媒体献殷勤，但糯康一直保持低调。他在城外几英里的一个不显眼的混凝土大院建立了总部，带刺的铁丝墙将之与外界隔绝。即使在他离开的几年后，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也拒绝载客到这个地方。他开始在那里有条不紊地建立自己的帝国。

不久，糯康就开始生产冰毒。冰毒比鸦片便宜、易运输、利益区间也更大。他建立了自己的发电厂，这样大其力不可靠的电力供应便不会中断毒品工厂运作。当地其他毒贩亦亦步亦趋，因此金三角地区因冰毒而闻名，就像过去因鸦片闻名一样。

到 2006 年，糯康已强大到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被指控于湄公河上袭击了一艘中国巡逻船后，国际刑警组织将他列入通缉名单。与此同时，缅甸政府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对金三角地区猖獗的毒品贸易做出反应。那年 5 月，缅甸军队对糯康的大其力大宅发动了突袭。这次行动收缴了大约 150 件武器和许多冰毒，多得士兵们都懒得去数。当地一家报纸称，这些冰毒价值“足够买下整个城镇”。然而军队没能俘虏糯康本人。大毒枭得到了密报，士兵冲进他的院子时就已经和情人溜走了。

这次突袭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力量，反而让糯康更难以捉摸。他逃到了湄公河中部的散步岛 (Sam Puu)，离金三角不远——他的前老板坤沙曾在这里打过几次最著名的战役。糯康在那里把自己打造成湄公河罗宾汉，对毒品走私者征税——每公斤海洛因 160 美元，每粒甲基苯丙胺 10 美分——并将收益的一部分重新分配给当地的准军事组织和村民建立友好关系。拿着手榴弹、突击步枪和其他先进军用装备的糯康和他的手下——当时约 100 人——从蜿蜒的湄公河的黑暗角落里冒出，袭击毫无防备的船只。

糯康和他的追随者在金三角建立了一连串的基地，狡兔三窟，谁都捕捉不到。被缅甸人追，就溜进老挝；老挝人找麻烦，就消失在泰国北部山区。这很大程度上得利于他的出生。“现代国家边界建立以来，糯康这样的机会主义者就利用它们进行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金三角跨境贸易专家 Andrew Walker 说，“现代边界非但没有限制他们的野心，反而为地头蛇提供了一种新资源，发挥自己局部和地区性的影响力。

糯康已经成为金三角地区的民族英雄，某种程度上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能体现当地人的价值观。该地区有多种语言和宗教，但实际只有一种文化：商贾文化，为生存圆滑处事的机会商人。这里遍地中间人，而糯康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

不过，罗宾汉也可能用光自己的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只是冰毒，糯康开始要求装载木材、混凝土和水果的船只支付赎金。不管是不是民族英雄，没人喜欢税官。到此次事件为止，糯康早收获了湄公河几乎所有合法、非法生意人的敌意——包括日渐与湄公河牛仔商贾密不可分的中国利益团体。

5

认定糯康为 10/5 大屠杀的主要嫌疑人是一回事；抓住他是另一回事。红累镇民兵（Hawngluck），也就是公认的糯康武装自卫队，几十年来一直在躲避抓捕。他们可以发动突然袭击，然后消失在缅甸西南部的山区。几周以来，调查人员的搜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糯康在金三角地区拥有广泛的人脉网，但湄公河事件发生后，这些联络网全部销声匿迹。知情人也对他的藏身之处缄默不语。

谋杀发生后不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召集各国高级官员前往北京。会议结束时，宋涛说服了其他国家签署一项涉面广的联合安全协议，共享情报，和“开展特别行动，铲除长期威胁该地区安全的犯罪组织”。一位驻泰国情报分析人士表示，该协议给了中国在任何地区追捕糯康的自由，不受司法管辖或主权利限制。由于协议敏感性，此分析人士要求匿名。

去年 10 月下旬，在枪击事件发生两周后的一个异常温暖的日子里，中国公安部缉毒局局长刘跃进抵达了这两艘不幸驳船的母港关累。现年 52 岁的刘跃进留着平顶短发，他从人口密集的东北初出茅庐以来，在执法部门奉献了一生。关雷是中国南部边缘的一个边陲小镇，离北京很远。他知道需要当地情报。

不久，刘开始组建一支由大约 200 名中国特工组成的特别行动组，此外还有来自湄公河地区的军方和警方官员。刘在随后接受几家中美媒体采访时解释，首要任务是确定“黑衣人”的身份。目击者称看到登上两艘船的人戴着口罩，穿着黑色衣服。目前还没有人指认糯康就是其中之一。但这就触及了刘跃进的软肋：没人知道糯康长什么样。刘跃进有的也只是一张 20 年前的照片。

刘跃进的军队开始搜寻整个地区。该小组查明了一名与糯康有联系的走私犯，诱至中国水域拘留。在审讯过程中，这名男子主动提出带他们去找一头毒骡，说这头毒骡直接为糯康工作，或至少知道哪里能找到糯康。他说，每隔 10 到 15 天，这个骡子就会沿着湄公河进入掸邦毒品泛滥的腹地。

在黑暗的掩护下，这个骡子很可能乘坐小船沿湄公河而上——难被捕获。但刘跃进有自己的关系网。东南亚国家经常派执法人员到中国接受培训，刘与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着联系。在缅甸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刘的手下抓获了这个骡子，并将其带到中国接受审讯。这名男子提供了有关糯康组织结构资料。他说，糯康有三名副手。现年 60 岁的桑康(Hsang Kham)担任糯康的大副。另外两名经验丰富的金三角毒品交易老手，依莱和翁蔑，均向桑康报告。糯康本人行踪不定，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几个情妇家或他的丛林营地。

12月13日，在老挝西北部的—辆公交车上，依莱——一名身材矮胖、肩膀宽阔、头发灰白的男子被发现、逮捕至到中国审讯。于是逮捕糯康的绞索开始收紧。利用糯康副手提供的信息，该小组对湄公河上游和下游的村庄进行了扫荡。但刘在糯康地盘上——即使有四个国家的执法资源供他使用，抓捕糯康也不容易。

6

去年12月下旬，刘得知糯康和他的情妇躲在老挝的一个村庄里，附近就是“华平”和“玉星8”船员被冲上岸的地方。但就在他们包围小镇的时候遇到当地官民的阻拦。甚至在场的老挝军队也不能挡住他们。“我们在那里陷入僵局，”刘后来对一家中国新闻网站说。“我们有当地治安官，但他们找来了当地官员。”村民们解释，在老挝，执法活动不能在晚上进行。

最后，一名老挝高级军官打破了僵局。但那时糯康已经逃脱了，他划着一艘小船穿过湄公河。刘对这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阐述：他虽然有自己的执法网络，但糯康多年来一直扮演罗宾汉给当地村民分发福利，定期支付缅甸、老挝低薪服役的警察和士兵报酬。

新年后不久，有人从糯康驻地散步岛附近的丛林里穿出，向一群中国驳船和护航炮艇射了两枚手榴弹。10天后，另一艘中国船遭到来自老挝一侧的袭击。两起袭击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传递出的信息很明确：糯康不会善罢甘休。

到目前为止，糯康和他的大约40名手下已经搬到了他们曾占山为王的大其力城外的大山区丛林。中国特遣部队紧随其后，但这次刘跃进吸取了教训。他命令手下避免本地移动网络，转而使用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终于在二月，一个当地线人领它们进入了毒枭的营地。“十几个帐篷，40多名武装人员守卫着营地，”特遣队成员马军后来告诉《中国日报》：“白天只有一条小路通向营地，但到了晚上，它就被倒下的树木堵住，周围草地上布满地雷。”

任何进攻都会导致伤亡。刘跃进本想致电北京要求无人机袭击，但这将是中国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宣布他们和美国一样有权进行这种跨境的法外斩奏。最后，他的上级软下来。“活捉他，”他告诉刘跃进。

经过5天的观察，一名特遣队员无意中惊扰了糯康的哨兵，哨兵拉响了警报，糯康又一次让刘跃进扑空。中国媒体开始将他与本·拉登相提并论，刘自己也觉得这场追捕是不是无意间变得一样艰难险阻。然而，正如刘跃进今年初对《纽约时报》所讲的，他们每迈出一步都在削弱糯康的民兵组织，通过多地游击，他知道自己正离糯康越来越近。

几个月后的4月20日，突破口终于来到。刘跃进已经抓住了毒枭的大副、二副。他后来称，两人都承认在毒枭的命令下参与了谋杀。两人都知道糯康的行动。

4月25日，刘得知糯康即将渡过湄公河返回老挝，距离去年12月刘差点将其抓获的地方不远。这次，刘保证行动保密。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糯康和他的两名同伙逃到 Ban Mom 村附近的岸边，在那儿伏法。据报道，糯康再次试图逃跑，将船拖回河里。但老挝警方乘胜追击并将他拘留。大追捕结束了。一周内，糯康将被转移到老挝首都万象，然后引渡中国，那里的司法正严阵以待。

刘谨慎地将功劳归为多地合作。“中国、老挝、缅甸和泰国四个国家成功逮捕了糯康及其核心成员，”他在糯康被带回中国后不久对新华社说：“中国将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我们承诺司法程序的公正。”

然而，回到泰国北部城市清迈，一位名叫坤赛·贾延(Khuensai Jaiyen)的记者有着自己的怀疑。六个月前，贾延接到一个电话。是糯康打来的。

贾延问糯康是否犯下中国当局宣称的罪行。“糯康的回复有两个：他没有参与杀戮，也不知道是谁杀了他们，”贾延后来告诉我。“只说了两句话，他就挂了。”

7

2012年7月一个阴天的早晨，我在清迈的一家购物中心遇见了贾延，他住在清迈。贾延彬彬有礼，戴着厚厚的眼镜，眼神像猫头鹰一样，向我招手上了他那辆旧丰田卡罗拉里。雨季快到了，驾车去他家的时候，一阵轻雾变成了倾盆大雨。

贾延住在一个简单低调的平房社区。我们开过一道高高的栅栏，栅栏将院子和尘土飞扬的街道分开。我们冒雨冲进他和妻儿住的房子里。在整洁的客厅里，墙上挂着年轻的贾延与多位显贵及将军的照片。

美丽的清迈运河纵横，低楼林立，是东南亚其他地方专制政权流亡者的聚集地。贾延就是一个代表：他的新闻社，用掸邦语和英语出版的《掸邦先驱报》(Shan Herald)让他祖国缅甸的许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多年来，他通过《掸邦毒品观察》(Shan Drug Watch)记录了缅甸毒品贸易情况，地区分析人士认为此年度报告比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发布的年度专题可靠得多。在金三角地区，没有哪位记者比他有更好的消息来源。这得益于贾延曾是该地区冲突的一份子。

和糯康一样，贾延也出生于掸邦拉绍(Lashio)，比亡命徒糯康长20岁，1968年卷入掸邦自治的斗争前在当地大学主修音乐。那时，坤沙刚刚开始成立军队，贾延决定加入。由于他的高教育程度和精英人脉的优势，他成为坤沙的新闻官。“我想为抵抗运动而战，但当我抵达营地时，他们给了我一份文书工作，”贾延叹了口气，酸楚地喝着茶，对我说：“我失望备至。”

多年来游击队的命运跌宕起伏, 贾延负责着坤沙的对外传媒。1984 年, 贾延获得了一台旧胶印机, 于是开始出版掸语月刊, 以进一步争取独立。1996 年, 坤沙放下他的武器, 他鼓励贾延越过边境到泰国, 就算没有剑也可以继续用笔战斗到底。“出去后继续你的工作。”坤沙告诉他。

贾延在坤沙部队的经历, 使他在掸邦内部, 以及该地区最臭名昭著的罪犯核心圈里, 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情报网。贾延离开缅甸前往泰国时, 糯康不过是一名步兵, 但他后来稳步晋升成为一名地区指挥官。贾延说, 2006 年的突袭行动迫使糯康隐遁后, 他发生了一些变化。

据贾延说, 很少看到糯康亲自袭击过往船只。他被誉为一个无情的幕后领袖, 湄公河上的凯撒索泽 (美国电影《普通嫌疑犯》中的犯罪大王)。他小心翼翼地重建了 2006 年突袭后瓦解的官方赞助网——贾延声称, 糯康甚至与缅甸陆军中将 Ko Ko 有联系, Ko Ko 目前是缅甸的禁毒沙皇。(鉴于鸦片占缅甸出口额 40%, 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便容易理解。) 但缅甸政府并不是糯康担心的。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 通过清盛港的合法贸易额已增至每年 4.5 亿美元。大多通过像华平和玉兴 8 号等中国人拥有的驳船在关累和清盛之间 150 英里的河段上穿梭, 与色彩斑斓的长尾木船争夺空间。数百年来, 长尾木船一直主宰着湄公河的交通。

湄公河沿岸非法贸易的趋势虽难以评估, 却显而易见。除了毒品出口, 金三角地区现在还是珍奇硬木、犀牛角、虎鞭、玉、红宝石和被卖到曼谷妓院或女性缺失的中国农村的年轻乡下女孩的主要来源。湄公河上合法和非法贸易之间的界限一直很模糊, 河面挤满了像“华平”和“玉兴 8”这样的船只, 有时货舱里除了合法货物还有违禁品。因此权利的秤在一个领域的转移也会导致另一个领域的改变: 中国货船几乎垄断了合法贸易市场, 并且逐渐开始主导非法贸易。

中国人开始改造湄公扩大收益: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 中国工程师已在这条河上修建了五座大坝, 另有三座正在规划中。这使缅甸、泰国和老挝政府更加依赖这个地区霸主, 因为它不仅向这些国家提供软贷款和销售武器, 还主导着这些国民赖以生存的渔业、买卖和灌溉业水源。

所有权利的转移不仅威胁着“金三角”合法和地下经济, 还有它的身份特性。这个地区的一切——从黑市中介到错综复杂的独立运动组织、游击队——现在都是中国繁荣经济在地区扩张的障碍; 金三角这个交汇区的人们变得碍手碍脚, 并且没有人比糯康更碍事。

2011 年 12 月的一天, 贾延刚刚回到他在清迈的家, 他的手机响了, 是个不认识的号码。他接过电话, 原来是他在缅甸东部荒野的游击队联络人之一。“我有关于糯康的消息,” 联系人告诉他。贾延急忙拿了笔记本。“他并没有和中国人干仗,” 那人接着说: “但他的手下几个月来无所事事, 所以被命令进行一些野练。”联系人笑了: “他让他们打缅甸人。”该联络人说, 糯康说这话的时候像在开玩笑。

我问贾延，他觉得糯康是自由战士还是罪犯。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我不知道。他被称为金三角教父。要做教父就必须冷酷无情。然而，贾延完全不相信糯康犯下了 13 起谋杀案。首先，这完全背离了他民兵组织的标准操作，即以最小的麻烦征收最大的保护费。在此之前，归罪于糯康的谋杀只有士兵和警察，通常是在对战中死亡。任何精通该地区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场屠杀将导致怎样的愤怒。贾延说：“不管是谁干的，他们准想进监狱。他们不想活了。”

让贾延困惑的不是糯康表示自己无辜，而是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其一，我不认为他在撒谎——屠杀船员能给糯康带什么好处？贾延告诉我。“但第二点呢？”不可能，他必须知道。”

我问，除了糯康，谁还可能是凶手。他说：“我仍在努力情景重现，但缺失很多细节。”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打开了《掸族毒品观察》报告的旧版，指着一张穿着优雅的长者照片。“那是赵伟。”他说。

8

出租车在夜间沿着清莱城外蜿蜒曲折、坑坑洼洼的河道向北行驶。大约一小时后，这条路转向北，开始顺着河走。远处的岸边偶尔有灯光闪烁，但湄公河的大部分地区却是一片苍茫。已经快到午夜，所有店面都关门了。最终只剩下空旷的稻田和星星点点的棕榈树丛。然后，当我们拐过一个弯时，一道强光映入眼帘。那是一个 7-11 的标志，在熟悉的标志下面用镀金字体写着“金三角便利店”。我们到了。

我对金三角地区的待客之道没有太多期望；这个传说中无法无天的地方不善待陌生人合情合理。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泰国人大胆的市场营销非常成功，将臭名昭著的“金三角”渐渐向旅游业的发展靠拢。过去以残酷不休的游击战而闻名的山区丛林，现在是富裕的泰国人和欧洲新婚夫妇经常去的温泉度假地。人们来这里骑大象、参观巨大的黄金佛和三个鸦片博物馆。旅游业发展几乎足以掩盖毒品和暴力的猖獗，就好像西部牛仔城枪手还在使用实弹。

我在糯康曾经居住的岛屿总部散步岛下游的一家酒店登记入住。我以为这会像一个游击队营地，有枪林弹雨、追击炮在远处爆炸的声音。在去前台的路上，我没有想到会看见一个暖气充足的大泳池、高雅的柚木露台。晚些时候，我从酒店的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景色。河的泰国一侧的上游灯火通明；缅甸一侧则黑暗一片，除了消失于夜幕的丛林什么都没有。在河对岸的老挝，一座 10 层楼高、霓虹闪烁的巨大金色皇冠出现在树丛上方。

皇冠位于金木棉赌场之上——Pha Muang 最初的报道称这里是华平和玉兴 8 上毒品的目的地。该公司是老挝官员 2005 年建立的 39 平方英里经济特区的主要项目。一位名叫赵伟的中国投资人说服了他们，获得了该地皮 99 年的租期，金额不详。赵伟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包括机场、工厂和其他项目。他向政府保证，这些项目将吸引大量外国投资，提高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但直到 2011 年，除了赌场，所有这些项目都没有破土动工。

50 多岁的商人赵伟来自中国北方。1990 年他搬到经济特区、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前，作为旅行推销员在商场小试牛刀。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澳门一直是地区性的博彩目的地。2002 年，中国政府向外国企业开放了澳门博彩市场后，行业巨头 Sands、Wynn、Venetian 等进驻使它变成了国际性的博彩麦加。

赵伟找到了进入当地赌场的途径，投资了一些贵宾室，但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向别处：他没有在一个已经拥挤的市场中争夺空间，而是在中国后院建造自己的澳门赌场。2000 年，他与掸邦叛军达成协议，允许他在中缅边境对面的小镇 Mong La 开设赌场。这家赌场客户几乎百分之百是中国人。“这真的非常方便，”赵伟在 2012 年接受《Good》杂志采访时表示。“他们可以带着钱徒步穿越边境。”

相对稳定的老挝似乎更有希望，赵伟说服老挝官员这将有利于当地本已疲弱的经济。早期金木棉赌场的宣传视频描绘了一幅赵伟的宏大愿景：从中国喜马拉雅山脉翻滚而下的湄公河，滋养着下游的东南亚国家，中国的投资拯救当地村民于鸦片的水火，正如 20 年前上游的中国摆脱贫困那样。

然而很快就有迹象表明他无意信守诺言。赌场的建设引进了中国劳工，赵伟还带来了中国投资者，他们与老挝军方合作，强迫该地区数百名村民搬迁。经济特区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货币是人民币，甚至街道上的标志也是用中文写的。

9

入住酒店几天后，我在附近一处荒废开发区内找到了一个愿意带我过河去金木棉赌场(Kings Romans Casino)的代理。当我说自己没有老挝签证时，工作人员说：“没问题。付钱就行。”于是我和一名翻译以及另外两名旅伴登上了一艘挤满中国游客的小渡船，10 分钟的时间我们横渡了这条宽阔的河流。上岸后，我们被指引至一座金顶宝塔的移民检查站。在那里，我获得了为期一天的签证，只能在经济特区和金木棉逗留。最后一艘渡船将于下午 5 点返回。超时的话我将成为一名非法移民。

面包车在检查站附近排成一行。我问第一个司机是否愿意带我穿过金三角北上，去糯康被逮捕的村子 Ban Mom。他同意了。几英里后，经济特区消失，出现了真正的老挝。我们经过稻田上支持着的芦苇棚屋。当我们到达 Ban Mom 时，房子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小屋点缀在一起的是真正的庄园——宏伟的、有大门的房屋，涂着明亮柔和的色调，装饰着希腊圆柱。我问司机——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他要求匿名——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村民是如何支付得起这些房子的。他看看我背包里露出来的相机、麦克风，然后看看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说：“这都是糯康的钱。”

“糯康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他接着说。“就像罗宾汉。他只抢劫坏人、非法赚钱的人，帮助穷人。”司机说，直到中国人的赌场破土动工——他开始失去对帮派的掌控。他们开始冒险，比如绑架赌场游客索要赎金。”

离开村子时，我问能否到散步岛附近海岸。当糯康和他的副手们被捕时，传言团伙的普通士兵们仍然躲藏在附件丛林里。15 分钟后，我们沿着一条车辙很深的土路往下走，来到河边的一片草地上。准备下车时，司机示意我把相机和麦克风藏在后座的毯子下面。他指了指上游，散步岛就在河湾附近：“只能开到这儿了。”他说。就在这时，一辆银色的奔驰越野车呼啸而过。“我会惹麻烦的，”他说。我们回到土路上，他紧张地环顾四周。

司机告诉我，惨案发生的那天他就在移民检查站附近接我的那个码头。他说，他看到有三艘快艇陪同着两艘中国驳船顺流而下，是糯康的快艇。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无人不知，”他说，“它们有新的、最大的引擎。他说，糯康被雇来保护驳船。“他能确保这批货——毒品和现金——顺利到达港口”。然后，司机说，他看到糯康的快艇掉头高速驰离。然后射击开始了。从他所处的位置，看不出是谁在开枪，但他不认为是糯康。“如果他想杀死这些人，会在北边下手，而不是这里。”

环顾四周，有预谋的大谋杀似乎不太可能选择这样一段流域。赌场在下游一英里处；隔着河，我能分辨出繁忙的“泰国厨房”和我的旅店。除非想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罪行——昭告天下——否则这是没有意义的。

金木棉赌场的入口是一个巨大的门廊，顶上是一幅模仿古典风格的壁画，描绘的是嬉闹的神话水怪，由一名门卫和几名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守卫。里面，几名员工无精打采地走来走去。大厅里有一个很大的楼梯，但当我们朝楼梯走去时，一个警卫走过来，把我们领到了游戏室。在舞厅大小的房间里，大约有 100 名赌徒坐在几十张牌桌周围。

与拉斯维加斯相比，它几乎是古色古香的——虽然人数不少，但却没有美国赌场的喧嚣和活力。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四名中国商人正把筹码推到赌桌上。我没认出他们在玩什么，当我试图问附近的一个警卫时，他粗鲁地朝我挥手。然后我的一个成员试图用他的 iPhone 拍照，这时一个警卫告诉我们访问结束，并护送我们出了门。

进入金三角中心的赵伟对糯康构成了威胁。新的掠食者破坏了生态系统，可预见的结果便是流血事件。在随后的地盘争夺战中，糯康得到了赵伟没有的东西：当地人的同情。他开始定期袭击驶往赌场的中国船只，将所得派分给被赵赶走的老挝村民，并雇佣他们在糯康自己的帝国里工作。一位村民告诉《掸邦先驱报》，她希望糯康永远不被抓。“他对我们一直很好，”她说。

糯康与赵的战争在 2011 年 4 月开始升温，当糯康的民兵劫持了三艘开往金木棉赌场的船。三天之后，面对大量的负面宣传和生意的下滑，赵同意支付 83 万美元的赎金换取船只和乘客的安全返回。但这件事糯康做错了：他从此被中国政府盯上。

糯康一直享有令该地区其他民兵组织羡慕的自由。（贾延认为，如果地方当局真的想抓住他，有很多机会。）现在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9 月 22 日，缅甸军队突袭了位于散步岛的糯康基地，据报道

杀死了他的十几名手下，并收缴了一批武器。四天后，老挝警方——众所周知是糯康一直的保护伞——突袭了金木棉赌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 20 袋价值 160 万美元的 yaba。贾延认为这是报复缅甸袭击糯康。

突袭行动 10 天后，“华平”号和“玉兴 8”从中国关累启航前往清盛，他们将一去不回。

10

2012 年 9 月 18 日，中国主要国营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对糯康的采访。糯康穿着运动短裤和亮黄色的监狱背心，看起来很累，但很顺从；他和同伙们已经被审问了四个月。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他为什么被捕。一位在线翻译用中文翻译了毒枭的话：“2011 年 10 月 5 日，我在湄公河上策划杀害了 13 名中国人。”电视台将镜头切换到中国驳船布满弹孔的船体。“为什么这么做？”记者想知道。“因为那两艘船袭击了我的基地，”糯康通过翻译回答，“我要报复。”

两天后，审判在云南省省会昆明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判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现场直播的，这在中国是罕见的，而抓获糯康的刘跃进在中央电视台讲述了相关内容。当被告方头戴宽大的黑色兜帽，像青蛙一样被押出警车进入法院大楼时，央视主播崔志刚转向刘。崔说：“你见过糯康很多次了。他首次从老挝被转移到中国时，看起来怎么样？”

“看起来不太好，”刘回答说。“头发和胡子都很长。在被拘留的这几个月里恢复了很多。”刘指出，狱卒甚至为他准备了传统的掸族食物。

下面节目跳播到现场记者报道，她说：“今天将有 7 名检察官来，都是全国最好的检察官。”“六名被告均有律师，都很有经验。这次审判将是非常激烈和令人振奋的。”严格说来这不是真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任命资深刑事律师，而是一位房地产法律专业的年轻律师林莉为被告辩护。林莉显然是在庭审进行一半时才第一次见到她的当事人。不过对于糯康认罪的问题，还是有一些惊喜。“糯康在检审中很狡猾，”记者继续说道。他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自己有罪。当遇到关键问题时，他说他听不懂翻译。”

最后，被告糯康和五名共犯被带到一个音乐厅大小的法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位于房间的一侧。法官身材瘦削、面容憔悴，坐在高高的讲台上。每个犯人单独坐在自己的隔间里，面对着法官。

预计审判将持续三天，议程排的满满的。除了故意杀人罪、贩毒罪、绑架罪等重大罪名外，也将会针对 2011 年 4 月涉嫌绑架金木棉员工对疑犯进行审判。法官也将受理受害者家属对糯康及其共犯的民事诉讼。

随着审判的进行，被告和证人的证词逐渐还原了 2011 年 10 月 5 日湄公河上发生的事情。华平和玉兴 8 号当天拂晓后不久离开了关累港。平淡无奇的一天，到清盛的旅程需要 8 个小时。太阳在老挝

山区落下，驳船进入了最后也是最危险的一段——30 英里、中国媒体称其为“魔鬼水域”的下落带，那里面有大量民兵和海盗。

驳船停靠在缅甸一侧熙熙攘攘的小港口——索普里(Sop Lui)，华平号在那里补充燃料，准备运往泰国。在审判初期，法官宣布中国船员不可能自己走私毒品。但如果要向两个驳船运输罪案现场发现的那批 yaba 剂, 索普里会是最佳选择——这个港口是佤邦联合军著名的海洛因和冰毒集散地。

糯康的一名同伙作证说，当驳船经过糯康散步岛的营地时，两艘各载着三名男子的长尾船靠近了它们。“华平”和“玉兴 8”上的船员应该知道这段河流的冲突加剧了。他们应该已经听到了传言，糯康与金木棉赌场的赵伟正势同水火。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将会成为这场斗争的潜在目标。

11

只有三名被告承认劫船时在场；三个人都处于糯康组织最底层。35 岁的扎波(音译)得到一部免费手机，和大概每月 95 美元，监视缅甸军行动。“有时候，”他补充说，“我帮助他们造草棚。28 岁的扎西哈(音译)负责驾驶这伙人的快艇。30 岁的扎拓波(音译)在该团伙中也扮演了类似的次要角色。

扎西哈和扎波都说，那天早上他们在家里接到团伙求助的电话。于是从村子里乘船顺流而下，直到遇到两艘停泊在岸边的中国大船。扎西哈在法庭上说：“我们上了船，我老板，”——糯康团伙一个重要人物——“给了我一把枪。”除了两艘船的船长，船员均被绑在华平号上。“我的老板让我到一楼的船舱去。那里有两名中国水手。我本来是要扣留他们的。”

某时，两艘驳船开始移动。当他们再次停下来时，已经穿过了金三角进入了泰国境内。扎西哈被告知把驳船系在一棵树上。当他回到船上时，领头人把他叫到一边。“他说如果我听到枪声，”扎西哈说，“就杀死这个水手，”他指的是面前的一个人。扎西哈听到甲板上传来枪声。他看守的水手背对着他坐着。“我很害怕。我闭上眼睛开了两枪。”他说，他后来获得约 300 美元的杀人报酬。

任务完成后，扎西哈和其他团伙成员跳上他们的长尾船，逆流而上，安全返回缅甸。留下的是 13 名死了或垂死的水手，以及近 100 万颗旨在陷害中国人的冰毒片。检方称，接着泰国 Pha Muang 队员肩负了完成糯康未完成的血腥任务。

“我们看到几名泰国士兵登上了中国船只，”来自清盛的一名警察在证词中说。“听到他们开始射击。更多的士兵上了船，我们看到一阵浓烟。枪声此起彼伏。他立即给他的上司打了电话(在审讯过程中，这两名警官的身份都没有透露)，后者很快从清盛开往北方不远处。

当他的上司离两艘货船大约 250 英尺时，泰国士兵拦住了他，并解释说他们在船上发现了毒品。这位警察解释，在泰国，军队有权处理毒品案件。“然后我听到了(来自驳船的)枪声，”他说。枪战结束，硝烟散去后，他设法登上了其中一艘船。“我听到一名士兵在电话里谈论如何处理尸体，”他在

法庭上说：“河岸上的一个士兵喊道：‘尸体越少越好。’”另一名证人作证说，他看到 Pha Muang 把被谋杀的水手扔进河里。

当检察官转向糯康询问他是否参与了 10 月 5 日的事件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和他们一起。”他指的是他的同案被告。他接着说，劫船和处决是“他们的决定”。糯康并直言不讳地将责任归咎于泰国军方。

检察官控诉糯康在烁其辞。“你参与了组织、策划和行动吗？”他问道。“请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没有。”糯康说。

第二天下午 5 点 30 分刚过，新华社发表了一份声明：“去年在湄公河上杀害 13 名中国船员的主要嫌疑人糯康在周五晚认罪，他和另外五人正在中国西南部受审。”声明说，糯康“在法庭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达了忏悔，希望得到宽大处理。”该报道称，他甚至提出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近 100 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但是审判的这一部分既没有电视转播也没有公开。也没有任何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糯康确实犯下了这些罪行。在开审前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刘曾夸口，糯康和他的手下“无论在审判中表现如何，都不会改变罪行的真相，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控方也承诺提供压倒性的证据：DNA、弹道学、文件和确凿的证据。然而，弹道学证据是对 13 具尸体进行尸检的泰国验尸官提供的，他也声称无法判断“本案使用了多少种枪支”。他建议法庭“在必要时”咨询一位枪支专家。

公开审判中，控方甚至没有尝试重建糯康出现在犯罪现场的明确事实，或出现在他副手与 Pha Muang 合谋陷害中国水手、冷血杀害和处理他们尸体的所谓的会议中。唯一表明糯康犯罪的证据是他的副手提供的纽伦堡原则，他们坚称自己不在犯罪现场，就算被认定参与了犯罪的某个部分，也是在老板的命令下进行的。

也许最具毁灭性的表明罪行的证据来自于糯康自己接受 CCTV 的审前采访，这段剪辑在电视观众面前无限循环。但事实并非那样。回顾这段视频，懂掸邦语的观众会注意到，真实采访与中国观众从翻译旁白中听到的大不相同。记者用掸语问糯康为什么被拘留。糯康回答说：“是关于 10 月 5 日的两艘中国船只。别人杀了那些人，别人怀疑(我)，别人逮捕(我)。”他没有认罪，也没有提到复仇。

12

2012 年 11 月，被告糯康和他的三名重要手下被判处注射死刑。另外两名被告被判 8 年监禁和“死缓”。一个月后糯康对判决提出上诉；他的律师林莉在法庭上指出，控方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

糯康是谋杀的策划者”。她说，他很久以前就把权力移交给了下属，无法控制他们。除此之外，她继续说，“糯康没有动机。”

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几乎没有人怀疑糯康的邪恶，但他绝对是理性的——他可是在世界上最复杂、危险的角落，通过敏锐洞察不断变化的权力天平顽强成长过来的。无论是谁策划杀害了13名中国船员，都该知道这将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中国的震怒。很难想象糯康做这样的决定——这样的结果只会让他成为最大的输家，而对手赌场老板成为最大的赢家，可以在该地区先锋扩张中国经济发展，享受固定军事巡逻带来的好处——确保利益不会被另一个糯康威胁。

“没人知道2011年10月5日的全部真相，”贾延耸耸肩告诉我。他观察这个世界的小角落将近半个世纪了，完全明白金三角地区发生的事不会像中国法庭上描述的那样简单。似乎连受害者的家属也不相信正义得到了伸张。“我们在湄公河上的船只上工作了14年，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船只向糯康支付保护费，”在这次谋杀中失去了兄弟和嫂子的何锡伦（音译）对驻东南亚的记者帕特里克伯勒（Patrick Boehler）说，“这次审判没有揭露真相。我不知道为什么（袭击）会发生。人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昆明的法庭说，糯康和他的海盗船员“与泰国军方的一个流氓部队勾结”犯下谋杀，但却并没有引渡涉案的9名Pha Muang士兵的计划。由于此案政治敏感性要求匿名的一名中国记者，对调查将深入的说法嗤之以鼻。“处决糯康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他告诉我。“这13名水手的社会地位很低，没人会想继续追查下去。”在中国微博网站新浪微博上，人气作家董如彬（笔名边民）写道，对糯康的起诉是政治行为而非刑事审判。今年9月我试图联系他时，才得知他近期因某些发表的言论被拘。

泰国议会——作为叛乱滋生的政府文职部门，倾向对泰国军方持怀疑态度——也对此事进行了调查。议会内部事务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目击者不仅看到了是Pha Muang处决了中国船员，还能够向委员会提供犯下这些罪行的士兵的照片。这些突击队员究竟是一支流氓部队，还是只是像泰国军方传统对待嫌疑人那样执行粗暴正义，目前仍没有答案。

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昆明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糯康的上诉。两个月后，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跟踪了身穿米色夹克和灰色囚服的糯康，当时他正被一群身着黑衣的警察带出昆明的监狱。糯康消极地看着前方，有时甚至露出淡漠的笑容，但当他的手臂被粗绳绑在背后时，他退缩了。一群摄影师争相拍照。被捕前只被拍到两次，现在他将成为中国第一个被电视直播处决的人。

最后，镜头从糯康身上移开前的最后一帧，他接受致命注射后平静地坐着，双臂被绑在椅子上。对于一个百口莫辩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恰如其分模棱两可的结局。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观察家也不禁怀疑有阴谋论。“他们真的杀了他吗？”谁知道呢？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国部主任

Sophie Richardson 说。“在中国，薄熙来”——中国强大的政治人物，去年 9 月因受贿、挪用公款和滥用职权被判处无期徒刑——“他被判刑时面带微笑，不知道这是不是又是一场作秀。”

Bertil Lintner 是一名记者，近 40 年来一直为各种欧洲报纸报道东南亚的毒品战争。他看到这些照片时表示怀疑。Lintner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认识了糯康，当时他在坤沙的 Mong Tai 军中还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我不知道他们杀了谁，”他告诉我，“但那不是糯康。”

负责调查 10 月 5 日事件的泰国国会议员 Sunai Chulpongsatorn 更进一步，他告诉路透社的 Andrew Marshall：“糯康有很多个，不止一个，就像在电视剧一样是个虚构的角色。他是存在的，也似乎有许多附加值。利用这个枭雄传奇作替罪羊，可以方便湄公河的真正业务继续开展。”

“糯康是个替罪羊，”一位深植于金三角的情报分析师告诉我。他说：“在我看来，Pha Muang 对这起谋杀事件毫无疑问负有责任。中国人知道；泰国警方知道。但是，中国在泰国有比调查 13 名农民死亡原因更重要的棋要下。”

2012 年 7 月访问清盛时，我采访了当地海事局局长 Manop Senakun，他是第一批到达惨案现场的人。在一间光线昏暗的混凝土房间里，他打开投影仪，播放了一段有关此案的幻灯片，重述了几件已达成共识的事实。他讲完后我把他拉出来，问他是否认为真是糯康杀害了中国船员，还是 Pha Muang 的独立行动，亦或其他人的命令。“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也许你这个美国人能告诉我。我听说凶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我惊讶地得知，事件发生 9 个月后，“华平”和“玉兴 8”还在清盛；事实上，他们仍被拴在海事局街对面的码头上。没有警示提醒人们这是犯罪现场，从码头很容易就能看到船舱里的情况。弹孔损坏了窗户，像皮疹一样从血管两侧向上蔓延。遇难者家属没有、或是不被允许去收拾那些仍留在甲板上的个人物品。透过一扇开着的窗户，我看到了一个课本和几张纸；在另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一个装满笔的 Hello Kitty 杯子，一双儿童袜，一个阿迪达斯包。在一个甲板的露天角落里，受害船员曾在回收的 Sunoco 石油桶里种了一些草药。

河面上另一艘中国驳船经过，驶往清盛南的新港口。“什么都不会变，”被问及枪击事件的后果，一位我在码头遇到的中国船员告诉我。“有人会取代糯康的位置。”他身后的湄公河滚滚向前，浑浊而冷漠。